



北国之春,杏花绽放,点点粉白缀满枝头,如烟似雪,为大地平添几分柔美与诗意。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杏花以其独特的娇美,自古便赢得文人墨客的赞赏与厚爱。它不如牡丹雍容,不似桃李浓艳,却自有一份清雅之姿,缱绻缠绵,令人陶醉。本期《北国风》所选稿件,以细腻的笔触描摹杏花风韵,诗情饱满,意蕴悠长。作者们或写杏花临风摇曳的灵动,或叹其转瞬即逝的凄美,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自然与生命的感悟。杏花短暂的花期,恰似人间好景易逝,却也因这份短暂的美好而更显珍贵。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,愿广大读者随文字漫步杏林,感受花瓣拂面的柔软时光,聆听花开的声音。一组刻画细腻,情感丰沛的文章,将带您领略北国龙江杏花之美,亦唤醒心底对春日的无限眷恋。花开有时,文韵长存。愿这一树杏花,伴您度过一段美好时光。



湖岗上的杏花林。

一湖烟雨远 十里杏花深

□文/高翠萍 摄/马广祥

百年杏林的低语

湖岗之上,杏林缓缓铺展,仿佛在天与地之间展开的素描,色彩未施,线条苍劲,唯余岁月之手一笔一划地刻写其上。它们被人唤作“十里杏花”。

杏树并不喧哗。它们立在风中,如守望者,枝干虬结,姿态坚毅,仿佛从未受过人类的剪裁,却各自成章,如同天地初开之际,被命运安排至此,不言由来,不求归处。树皮的裂纹,都像一段被遗落的历史小引,没有碑铭,却更真实。它们记得,当年有屯垦、放哨、凿井、耕田;也记得更早的某个黎明,猎人立在芦苇间,等待春鸟归巢的瞬间。

这里的时间,并不流动。它断裂、缓慢,像被岩层阻隔的旧河床,沉静而厚重。杏树的根系穿透湿润的黑土,探向被冰川碾碎的岩片,绕过荒草与沉沙,深入一段又一段无人知晓的岁月。

我记得那个雨夜之梦。梦中,我成了一棵杏树,立在湖岗之巅。春风自水面升起,携来草烟、湿气与微凉的泥土气息,在我枝头轻轻摇曳。我不问季节,也不感知冷暖,只觉得有一朵花,在枝间缓缓绽放——那不是春天的召唤,也非冰雪残留的回音,而像是某种介于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回声,在梦中悄悄泛起。

远方传来泄洪闸开启的轰鸣,湖水悄然升高,岸边的芦苇和石块,或将再度隐没于水下。一群鸟从高空掠过,带动未开的花一阵微颤。我看见那未曾围堤的兴凯湖,水面浩渺,风波茫茫,龙王庙前的火光在雪夜里微弱而坚定地跳跃。那一刻,我仿佛与所有走过这片土地的灵魂重逢——有渔人,有戍边者,有走散的马匹与归来的候鸟,也有你,也有我。

一场花事的轮回

五月的北疆,如同旧式剧院的幕布,悄然更替。春未彻底谢场,夏也尚未登台,空气中飘浮着一种模糊的过渡感,像低声浅唱的序曲。在兴凯湖畔的湖岗之上,一场没有邀约、却从不缺席的花事,正在悄悄上演。

杏花盛开,无声,仿若旧梦重现,不惊不扰,却漫山遍野,灿然如霞。一株株杏树,在湖风与湿土的滋养中,蓦然绽放。它们不事雕琢,生得粗犷,开得绚烂;那种未经修整的美,如同北疆本身的性格:质朴、自由,又极具力量。

兴凯湖,这片被古人称作“北琴海”的边陲明珠。曾有女真人在此逐水而居,也有清朝边防的铁骑冷哨。而今,只有湖岗上的杏花年年如期,在风里开,也在风里落,悄无声息地完成一场历史的抚慰。

大小兴凯湖之间,百里湖岗如同地理之针,串起了山水人文的流苏。宽不过一里,却在每一个初夏,将湖风、花海与人群温柔缝合。春风一来,枝头的野杏便逐一苏醒,如听见海底传来的低语,于坡地两侧次第绽放。这片杏林,它靠的是野性里的自由,靠根系深扎泥土的执拗与忠诚。许多杏树已有百年年轮,枝干斑驳,仿佛载着从清代走来的风雨年谱,以沉默承受岁月的侵蚀,以盛开回应春天的召唤。

杏花三色,似三幕人生:初开为浅红,柔软如黎明前的天空,是一场不愿惊动时光的初遇;盛放则转为粉白,如正午阳光下奔跑的女子,明亮、自信,不掩光华;而凋谢时,便化作素白,归于静穆,像是饱经风霜的老者,轻轻放下曾经的喧嚣。

这场花事的根,深植于湖的记忆。湿地丰盈,湖风带着水汽与青草的气息,在树与树之间徘徊不去。杏林年年花开,非偶然,而是一场忠诚的轮回,是古老生灵对这片土地温柔的应答。

花开时节,总有人来。摄影师背着沉重的镜头,试图捕捉一朵花落的轻响;画者支起画架,在林荫下定格光与影的交错;诗人则将情绪轻轻写入句中诗中,在字里行间种下一棵树的心事。

杏花开,人声至。孩童在林间奔跑,追逐风中飘落的花瓣;老人对坐树下,闲语间流转着几十年的温柔;恋人们在枝影间低语,许下美好愿望。新婚的新人,在花海间留影,身着白衣,立于林间,好像一幅岁月悄然托起的画。而少女们在花下起舞,笑声穿过树梢,在湖面激起层层涟漪——那是春天的回响,也是记忆的回音。

一座小城的花事

春天的风,总是悄然而来,不带声响,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质地。它自乌苏里江拂面而下,穿越鸡西的穆稜河畔,掠过七台河蜿蜒的岭谷,带着水汽与泥土的气息,悄悄浸润了大小兴凯湖之间那道被岁月轻轻托起的湖岗。密山城内,这十里杏花作为“市花”,总比城里来得迟一些,仿佛故意拖慢节奏,让春意多停留几日。花期因而更长,像一幅色调泛黄的老照片,在时间的风中慢慢展开,一寸寸地,把尘封的岁月映照得清晰又温柔。

在这片林下,埋着金代遗址的陶片、清初屯垦的砖瓦。那是沉默的证据,是土地在地下书写的族谱。湖水伏卧于岗下,如一部未完的古籍,静静翻阅着过往的章节,风暴、迁徙、守卫、耕读……兴凯湖不言不语,却早已在每一个浪头间,记录下这片边地的文化轨迹。

密山,这座国境之城,平日静默,节奏缓慢,但它有自己的心跳——有时低沉如鼓,有时轻柔如弦。杏花,便是它的脉搏所在。它不只是自然的信使,更是一种城市性格的具象表达:不炫耀,不喧哗,却自有一番从容与丰盈。十里杏花节,便是这座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一次深情相拥;是它同时间、记忆、山水与族群的温柔握手。

自2013年始,十里杏花节从一个地缘小节,成长为文化与生态、民俗与历史交汇的舞台。而到了2021年,当百年党庆的光辉洒落花海,那些轻柔的花瓣也仿佛承接了更庄严的使命——在欢庆中铭记,在花开中回响。

那一年的花节,天朗气清,云淡风轻,空气里仿佛飘荡着过往的号角。湖岸如带,自驾车队如长龙蜿蜒,杏林之下,彩旗翻飞。唢呐声起,老艺人站在树影之中,唇间乐音高亢激越,像是音符越过了国境,沿着兴凯湖的水脉延展至对岸俄罗斯的村镇,惊动了沉睡的旧街老巷。

而文化的交融,就在这热闹中悄然生根:非遗展演传递技艺的温度,市集间果蔬与手工艺混合着泥土的香气,民俗体验让远来的游客与本地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。从花林走入村落,从舞台走入记忆,人们所见所感,不只是风景,也是过往的活化石,是心灵一次沉静而温热的触碰。

十里杏花,不只是春天的尾声,她更像是密山诗意的序章。一朵花开时,山岗的轮廓也柔软了起来;一树盛放时,城的心也悄悄苏醒。它们开在岗上,也开在人们心中,唤醒了那份藏在岁月深处、被风与土地悄悄保存的温柔与坚韧。

春来杏花开满城

□文/摄 王秋霞

一座城市的品格,往往与一种花的品性紧密相连。人们似乎总希望借花的习性、花的韵致,来为城市写下生动的注脚,这便是城市市花的意义。于佳木斯市而言,市花的更迭,宛如一部独特的城市志,记录着岁月的变迁与城市的成长。

1985年,佳木斯选定野玫瑰为市花。那漫山遍野、生命力极强的野玫瑰,曾一度成为这座太阳最早升起城市的象征。野玫瑰扎根于黑土地,无惧风雨,坚韧地绽放,正如彼时佳木斯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,努力建设家园的精神写照。它野性而热烈,代表着一种质朴的力量,见证着城市发展初期的蓬勃朝气。

时光流转,时隔23年后的2008年,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,将市花更改为杏花,并把4月底至5月上旬定为杏花节。这一转变,并非偶然,而是城市在发展进程中对自身文化内涵的一次重新探寻与定位。

春寒未尽,在北方的城市佳木斯,杏花宛如一场轻柔的梦。“小城三月听春雨,杏花一夜开满城”,仿佛是大自然一夜之间施展的魔法。大街小巷瞬间化作花的海洋,红的似火,白的像雪,粉的如霞,它们相互交织,将整座城市装点得红装素裹,春色浓郁得如同童话世界。

每一朵杏花,都像是春天派来的使者,带着新生的希望与美好,绽放在枝头。一朵朵、一簇簇,满树繁花似锦,粉白相间的花瓣,如同天边被揉碎的云霞,飘落于枝头。杏花报春,它总是率先感知到春的气息,迫不及待地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。在漫长的寒冬过后,那一抹抹娇艳的杏花,成为了人们眼中最温暖的慰藉。千娇百媚的春花中,杏花独有一种冰肌玉骨的神韵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却有着清新脱俗的气质;没有玫瑰的馥郁浓香,却散发着淡雅的芬芳。它以一种含蓄而温婉的姿态,展示着生命的力量与美好。

早年间,佳木斯有条杏林河。每至春天,河边杏花绽放,满树繁花,微风拂过,花瓣如雪般飘落,香气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,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芬芳,承载着无数佳木斯人的童年记忆与美好时光。后来,河道淤塞,杏林河改修成了路,也就是如今的杏林路。虽然河流不在了,但“杏林”这个名字却深深烙印在城市的脉络之中,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。



佳木斯公园里的杏花。

如今,春风轻拂,佳木斯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缓缓展开。曾经的杏林河虽已不见,但杏林路两侧的杏花依旧年年盛放,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每年杏花节,佳木斯市评选杏花仙子,十里杏林,繁花似锦,杏花仙子翩然而至,为一年一度的杏花节增添别样韵致。站在街头,放眼望去,满目的杏花如繁星般点缀在枝头,阳光洒下,花瓣透明得如同薄纱,每一片都闪烁着生命的光泽。

杏花,不仅是视觉与嗅觉的盛宴,更是佳木斯人心中情感寄托。它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春夏秋冬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佳木斯人的记忆。它就像一位无声的老友,每年如期而至,用满树的花朵,慰藉着人们的心灵。在佳木斯,杏花不仅是市花,更是这座城市灵魂的一部分,绽放在岁月的长河中,永不凋零。

佳木斯,这座华夏东极的小城,因为杏花,有了别样的韵味。杏花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,更是佳木斯市这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符号。它见证了佳木斯市的发展变迁,也寄托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在杏花盛开的季节里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来到杏林路,或漫步赏花,或拍照留念,享受着这短暂而美好的春光。孩子们在花海中嬉笑玩耍,老人们坐在树下,回忆着过去的岁月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一刻,杏花将整个城市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,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归属感。

佳木斯这座城市的品格,在杏花的映衬下愈发鲜明。杏花的淡雅、坚韧、积极向上,与佳木斯人民的精神风貌高度契合。在这片黑土地上,人们如同杏花一般,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挑战,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,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。佳木斯,这座杏花城,正以它独特的魅力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它的故事,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。而杏花,也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,年年盛开,岁岁留香,成为佳木斯永恒的城市记忆与文化象征。

的花瓣,悠然开放,开得让人措手不及。像上课迟到的女生,带着浅浅粉黛,带着微微笑意,带着丝丝歉意,急切地翩然而来,想躲过人们的关注,却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。

山杏,它朴实无华却饱受人们的喜爱,它分布在我国广袤无垠的土地上,记载在古代治病救人的药典里,闪耀在文人墨客的诗词中。山杏花从深红到粉红,从花心晕染开来,“白白红红两不真,重重叠叠是精神。”一朵朵挤成一簇簇,一簇簇挂满一枝花,花枝恣意伸展,花朵竞相开放,花瓣密密匝匝,在哈工程校园里形成一道百多米长的杏花长廊。

这杏花长廊里,容得下校园里大学生的翘首以盼,容得下市区里老百姓的蜂拥而至。

“江头数顷杏花开,车马争先尽此来。”杏花长廊在花开时节,总是吸引着全市老百姓的目光。听闻花讯,蜂拥而至。赏花的,拍照的,直播的,跳舞的,挤满了花前树下。平时沉浸在知识海洋而略显静谧的校园,和着花开的节奏,如同盛大节日般喧嚣起来。

爱美的女生,身穿盛装,妆容优雅,光彩照人。红裙子、白裙子、花裙子纷纷涌入这流光溢彩的杏花长廊。这可是和杏花合影,与杏花争艳,定要胜过杏花一筹。披散的秀发,曳动的裙裾,灵动的身姿,粉红的笑靥,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究竟是花让人更美,还是人让花更艳。随着一声声“咔嚓咔嚓”,在急促的拍照声中,急切地将杏花留在青春里,将青春留在杏花园里。

男生呢,吟风弄月不符合男子健壮阳刚的气质。但杏花美,杏花香,催发着压抑在心灵深处的柔情蜜意。在这唯美梦幻的杏花园,“何意百炼钢,化为绕指柔”。远远地看到杏花开了,绕道也要到杏花长廊路过,假装毫不关切,随手拍几张照片,存在自己的相册里。发给同学,发给家人,发在网上,行为尽量低调,内心尽是炫耀。

微暖的阳光洒落在花瓣上,微凉的清风轻轻拂过,那满树的杏花便按捺不住,微微颤动。紧接着,细碎的花瓣如雪花般簌簌飘落,纷纷扬扬。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”。风中的花瓣舍不得落下,在空中迎风飞舞,然后纷纷扬扬盘旋飘落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那杏花雨,像是春天精心织就的锦缎,带着柔和的粉白,轻轻飘洒。落在肩头,若有若无的触感,如同春天温柔的轻吻;落入发间,点缀在乌黑的秀发上,仿佛为你戴上了一顶烂漫的花冠;飘扬在身旁,随风翩翩飞舞,让你仿若置身炫彩仙境。“东厢月,一天风露,杏花如雪。”如雨、似雪的花瓣,置身其中,如同仙境。总有人想抓住这绝美的一刻,在花瓣的翩翩飘落中留下惊艳的瞬息。

耀眼的美丽总是十分短暂,当杏花落尽,尽管有万不舍,苍老的杏树仍然要回到自己的宁静中,默默地,在夏天撑起一片绿荫,在秋天洒落一地金黄,在冬天挂上一树冰霜,再等来年一场杏花开……花开不语,智者无言。杏林默默,宁甘于寂寞,也不甘于无用,像极了哈工程的师生。



①②游人观杏花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 妙赏专栏

杏花长廊

□文 袁洪君



哈工程内的杏花。

“不信东皇也有私,如何偏宠杏花枝。”杏花是春天最深情的馈赠。哈尔滨工程大学(简称哈工程)校园里的杏花,则是哈军工先辈给后人最烂漫的礼物。在哈工程古色古香的11号楼南侧,一长排山杏树,已有不少树龄超过百年,被授予“古树名木”的称号。他们如同站军姿般齐整整地排成一排,见证着从哈军工到哈船院,再到哈工程的历史

变迁。一年一度,古树新花,尽显芳华。

“春色方盈野,枝枝绽翠英。”花是最懂得时令的语言。人间四月,清风微凉,阳光微暖,大地微醒,哈尔滨的春天终于突破冰雪封冻,姗姗来迟。桃树,杏树,李树,急切地开花了。

让哈工程人一年等一回的杏花,眨眼间,从星星点点的花苞,到含苞待放的花朵,再到恣意盛开